

四部叢刊

秋澗先生大全集二

226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秋澗先生大全集

三

卷四十六至卷七十二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六

雜著

題戒

仲希出金源在胄少以孤兒隸羽林宿衛者有年為人慷慨尚風誼善馳射北渡後折節讀書樂與士夫交游賙急解紛空厯裝橐奔走風雨不少顧惜至於識名馬善隼羽知常通變談笑一在翩翩為佳公子也如邊山先生一代鉅公雖泛愛無間翰墨之作初不輕與至于君題其居曰元齋繼其德曰吾弟復有篇贈稱道其志向非尚友重義得如是乎自是完希之名軒翥於河朔者三十餘年非不顯也予既冠與君傾蓋於酒壚間一言定交伸眉吐氣歡若平生

及合好議來曰夷貊之道吾不取也此又拔出流俗
義之所可重者嗚呼君沒世已遠撫卷懷人不覺
嘆然義之所在猶耿耿也汝曹固當思其所尚求其
所當重者充類至義之盡昭然使身名齒錄於賢士
夫之行曰此則某之孫也則某之甥也是則汝外祖
姻於吾家之意也不然得衛公故物知其賢而不踐
其迹徒以服器為世家傳嗣之寶非所望於汝曹也
作題戒廿四年丁亥三月伯父秋澗老人書昇姪阿
宜其聽之母怠

名王氏子說

王氏子嘗以小學從予一日求其名與字因得讀
張戶部復亨所撰其祖墓碑廼知王氏自遠祖已未

以文章儒行世其家於保者也小子今吾語汝汝曾祖在承安間擢巍科為一時名卿明昌初官真定錄事叅軍政聲藉甚汝父遭罹世故以孤身卓爾自拔見知於漕臺周侯騰揚仕版若有所為而不幸垂世良可嘆惜然人有陰積者必有陽報苟不在乎身必及其後人如汝高祖教授君志竟不遂厥類錫於爾曹今汝父復罔克所紹而止於斯而汝也今亦孤童孑方保持門戶為事長身如此所當愿而恭柔而立操惟危之心念肯構之戒日切一日吾見王氏之燹未艾昭然之報將不遠而復可不勉旃也哉故用構名汝以德基字之中統甲子夏五月望日書

忽治中名字說

予官御史時聞尚書工部郎中今治中別乘合刺思
憲功名樂善言而與士君子游某嘗望君於稠人中
飄然有玉立雲飛之舉欲願交而未暇也至元壬申
秋得同僚平陽相接如平生惟共事旣久愛其材識
通敏廉介有守處心臨政多中事宜殆與曩聞無異
一日請名於予且求其說予曰上古之民林林而生
系出一本聖人見其厥類蕃庶惡夫無別於是因官
因封或勲或守王父之字賜姓氏以明之立名諱以
識之表德業以貴之又以性有剛柔進退好惡之異
而寓抑揚與奪之義焉君姓忽氏蓋
父字也世為唐瀚海軍都護府人其國郊於乾允之
間據雲天之雄故其人多沉潜剛克內明而外毅

吾子秉彝奇特超拔倫萃表著於一時豈非能明其
初德而光揚於外者乎傳曰德明惟明其是之謂歟
故以德輝名君而英甫字之蓋英者德之光發見於
外者甫者男子之美稱也吾子以為如何題書以贈

李氏子名說

故河東連帥李公以忠勇佐征伐建殊績受封河東
蓋三世矣有孫一十四人一日元孫萬戶某率諸弟
相過鴈行王立映照前後與之語挺然有燕雲遼碣
之勁氣吾知其先代之澤淵流而未央也次五弟因
求名於余予以謂李氏世以武顯繼武而善可守者
其惟文乎故名之曰嗣文以文叔字之傳不云乎文
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莫不有文武

之道焉李氏子其服之無數至元十年歲癸酉前六月十一日予自河解北還過絳書于園池之華萼堂

王氏四子字訓

中丞王兄子初一日因子名而告子曰人之生世貴善良而材用譬夫羊豕性馴而乏可用之資虎豹材逸而無可馴之理唯牛與馬乘服耕播性馴狎大有濟於世故弱息四人取其義名之曰犗犏犒犗吾友其為我字之予即訓曰德驎德駟德駟雖然牛不駕習則有破車之暴馬不調御則有泛駕之虞士不學習至跼弛而無所用四子尚涵養其德性修治平其才學異時任重道遠無以襟裾貽諸茲汝父之志也其他勉旃毋忽書字訓以貽之

溫總管字說

古人制名與字本以假代稱道因其材而進退之非
欲求勝而滋美也溫生世將家容止雍雅殆素閑於
詩禮者嘗攝從戎事及兄之子衣甫勝即以軫界之
時人多其讓一日踵門來謁載拜而請曰初膺字仲
傑傑也者智過萬人之謂竊意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且於名理又弗類假而稱之誠有所未安者願先生
易厥初得因名衍義可用以自儆者為稱則所貺多
矣予嘉其情實而辭懇卑牧而不自矜也迺以大賢
之事告之昔顏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莫之失
服膺者能持貯心習以為終身之行用是夫子至興
其殆庶幾之歎予因為之說曰人心虛明而廣大衆

善畢具惟其人慾靜盡則道心孔昭道心者何四端
用中而已雖然仁為體三者乃仁之用而敬者又禮
之實克己復禮庸為而入德尤在視聽言動之先惟
其善擇能守從容中道則此心弗曠既有物而且
有則矣傳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與學礼苟
無其質禮不虛行况乎天姿溫粹樂善而克恭者為
故敢易傑曰禮以仲敬字之庶幾因名衍義用以加
修者歟然前賢致恭不以聲音笑貌為事欲誠著于
中而蘊篤實之光氣發於外而粹安和之色道見于
用而極靖嘉之方其事上則忠戰陳則勇與人交則
信將見名實兩得禮容侃侃與大賢同歸異時詩書
謀帥豈唯按壺雅歌而已哉吾子以為何如膺曰意中

事先生能言瑩如是敢拜拜受教於是書以為贈

張掾史名說

元貞建號之前歲

丞相伯顏公受開府儀同三司太傅知樞密院事許開幕置屬於是選擢材雋以崇時望主安定簿張楚者以掾史進一見即蒙矚昧是歲公以疾薨謝于位嗚呼哀哉楚追感殊顧懷思不忘至圖公像奉之懇集賢翰林兩院題讀俾昭蓋代亦來叙哀徵辭言念勛德辭情慷慨義形于色因知楚河東九原人少失怙恃養於外家徐氏孑然以孤童子從許公度學氣兒修楚早負幹局甫冠先生以楚訓名是用勉夫修習俾趨于成今以事為所著者論之可謂樂事大賢

知恩所自以義圖報有始有終者也其在襄俗誠可
嘉尚予乃悚然而器之曰楚今當作礎矣既而求
其說廼告之曰古者制名皆存義例有像其類而命
之者因其材而篤之者或審其剛柔而抑揚之者或
察其氣焰而取與之者非徒觀美誇大而已也今予
以汝美在其中用見于外篤實輝光有不可掩焉者
若夫氣志堅凝如鉅石出露洞達無隱既敦固其材
實復砥礪其廉隅方嚴正大莫夫鰲植之下而收任
重持久之効者是正汝之責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
貞吉其是之謂乎嗚呼礎乎其聽之無數二年丙申
重九日叙說

儒用篇

士農工賈謂之四民四民之業右士為最貴三者自食其力能係所守時雖弗同固不失生生之理唯士也貴賤用舍繫有國者為重輕蓋其所抱負者仁義禮樂有國者恃之以為治平之具也國不為養孰樂育之君不思庸孰信用之不幸斯道中微我玄尚白阮窮遺逸隨集厥躬此士之所以遑遑於下而可吊者也幸有連茹為引用為主張者曰鄙儒俗士為足有為也切嘗惑焉謂有用也時不見其所用為無用也一為時用卓越宏達莫可企而及者烏可以時偶無用槩有用悉為無用之具哉

國朝自中統元年已來鴻儒碩德濟之為用者多矣如張趙姚商楊許三王之倫蓋嘗忝處朝端謀

王莽而斷國論矣固雖

聖神廣運於上至於弼

諧贊翼俾之休明貞一諸人不無効焉今則曰彼無所用不足以有為也是豈智於中統之初愚於至元之後哉予故曰士之貴賤特係夫國之重輕用與不用之間耳嗚呼國之所以為國者有其人也今天下之心同然而深惟者天統大開六合同軌及其選一材取一士舉目茫洋無所於可正孔子稱杞宋二邦無足徵證蓋傷其賢既不足文典之傳有不可強而為者復以時務論之今選行於上材乏於下是取有國者之所當病故唐取士之法歲萬人為率猶三十年可盡況法未備而無所取哉又老成先進文學經制之士舉海內而計之不三數人耳故州郡所謂學

校勉勵修進之方從而無實掃地何有嗚呼儒乎其
微至于茲乎斯文在天無可絕之理是恐不止不行
不塞不流之意耶然士不用則已如或用之固非一
朝可就必須廣學校祿師儒振士氣而勃興設衆科
而肆取故得人材輩出以膺文武之選以成久長之
業斯則適其時矣任是責者庶聞之油然有蹶於中
述儒用篇

吏解

甚矣吏之不學取之無術也紛紜苟且自進自退據
其名則正較其實則非而官之形勢衆之情偽習不
相遠也故諺曰畫地爲圉不可入削木爲吏期不對
此蓋傷其持心近鄙之之辟也然非吏之性也勢也

今夫一縣之務領持大縣者官也辦集一切者吏也簿書期會之所交錯也利害督責之所相須也鍛煉酬酢日復一日大體細行有不遑顧者少或蹉跌輕則窘折困辱重則榜責退黜吏之為役賤已極矣安得不持其事而逾急欺其心而後語哉或不經事昧於自信聞其名則憎見其人則易意復少忤至忿嫉訾毀不以禮貌相接非也是皆不澄其源而責其流之濁也若使上之人能清心省事一其法政簡而不繁黠苛刻急劇苟且之心將安所施哉余故曰非吏之性也勢使然也若從其流而責之所可鄙而傷者甚矣今天下之人干祿無階入仕無路又以物情不齊惡危而便安不能皆入於農工商販故三

尺童子乳臭未落群入吏舍弄筆無幾顧而主書重
至於刑憲細至於詞訟生死屈直高下與奪紛紛籍
籍悉出於乳臭孺子之手幾何不相胥而溺也以至
為縣為州為大府門戶安榮轉而上達莫此便且速
也人烏得不樂而越之嘗聞近代吏之出身難矣由
州而吏負由吏負而部掾法律乃筆人材行止舉明
有官否則結罪然後考試有司寸步不遺設法既嚴
百不選一猶恐中非其人害於而政以今觀之其可
鄙而傷者當如何哉且兩漢之世丞相御史下至三
槐九棘蔚為名臣者多吏也固必學之有素進之有
道初不若此紛紜苟且嗚呼弊極而變變則通此必
然之理也然非持衡者孰為立法而與革之哉作吏解篇